



吳品瑜

無耳 ê 茶鉗，huah 燒

得獎感言

這個獎，奉茶予所有心是「無耳茶鉗」ê人，淡薄仔清涼，通好先止靈魂ê喙焦。

「心內ê傷，身軀記牢牢」，初戀八冬ê創傷用台語來寫，因為台語是咱佇阿母子宮內底上早ê記持，毋但倚近五感、有法度恰心肝對話，嘛會當安搭靈魂。

這篇毋干焦是一个查某人「共創傷變創作」ê故事，閣是一份邀請——做伙為「恥」號名、「huah燒」共心內ê thàng疼講出喙。

繼落來，咱ê心重新tàu耳來聽故事，個人ê痛苦就會變做社會資產——有耳ê茶鉗倒出甘露水，普渡眾生。



無耳 ê 茶鉗，huah 燒

【茶鉗tinn-tshinn ké 甕仔】

水，hiānn甲沖沖滾——bū出來。

火，猛甲火燒厝——無人緊來禁。

五十外冬矣——茶鉗kám堪得無暝無日下命燒？

茶鉗無耳，按怎救？

毋但kuānn袂起來，下底kháh一tīng厚-phí-phí ê烏煙黷，規支茶鉗iūnn去，變hu。

我，就是彼支無耳ê茶鉗。

Ui出世就無tàu耳，聽無家己心內沖沖滾ê huah-hiu，哪知影去禁火？

據在炎火燒，受委屈ê痛苦、情緒若欲bū出來ê滾水，khàm牢咧，煞顛共神經燙甲膨皮、khiû-sok規毬。神經攏死了了矣，哪有可能知影疼通來huah燒、共人討救兵？

我，自生目睷、發眉毛，就毋知影家己是一支欲kuānn煞無耳ê茶鉗。

倒袂出滾水，煞干焦會曉戇戇tè——別人訕溺ê瀾鬚，佢吞忍咬舌ê委屈。

懵懂過日子，tinn-tshinn假好衰——煞共家己活成一kha甕仔。

目屎，做鹽sīnn心肝，自我折磨——失水、焦脯，煞變生菇鹹魚乾，袂
泅袂跳束縛家己。

戇想，做麴騙家己，共別人ê輕視——tīng-khok-khok吞袂落去ê情緒，
數想會當分解糖甘蜜甜，哪知發酵變質，哀怨溢刺酸。

Tīnn-tshinn ké甕仔，密密khàm-牢--leh，隨在人au佇壁角。

年久月深，連日花仔嘛看輕，毋願徙跂來相借問；賭蜘蛛牽絲做蠓罩，
按怎hiáp就hiáp無--ê，是烏漚ê存在感，佻扁脯ê價值。

一直到彼工——

失去聯絡三十外冬ê以早愛人，雄雄透過面冊來相認，閣直接敲電話到
德國揣我，怨嘆我改名換氏，害伊揣袂著。

伊感覺真遺憾——當初差一點仔就娶我，而且講起彼段戀情，是伊上美
麗ê回憶，希望我共伊當做互相關心ê老朋友，會當常常敲電話講心事。了後
要求我轉去臺灣ê時陣，一定愛約出來見面。

我當咧生份、躊躇，掠袂準站節，毋知影愛按怎樣回答？

伊繼落去輕聲、細膩交代：「八點了後，我無方便接電話。」

這句話若一支番仔火，hiat入去我心肝頭彼門無人探ê愛情墓仔埔——稀
微ê焦草引火一著，幾若萬隻紅狗蟻生狂四界竄，peh滿心肝穎仔咬甲針滅火
燒。

大火tshing過嚨喉管，thuànn出去面肉，規身人燒甲若剝皮，一層一層hiau起來。

疼，吼無聲。

凝，hainn無詞。

苦，tshan無句。

冤，訴無門。

恥，號無名。

毋但按呢，我雄雄想起初戀八冬，伊嘛是按呢共我掩掩揜揜——袂當拍電話、寫批去in兜；約會來往愛祕密進行；連伊難得轉去嘉義，明明伊兜離阮研究所干焦十五分鐘車程，伊就是毋願來揣我。

原來，ui頭到尾，伊猶原共我當做偷食ê野味，袂看口得ê查某。

我一時無法度看分明，干焦感覺真見笑，認定又閣是家己做毋著，自責、檢討家己蒂底樑，莫怪伊過去一直責備我：「家世無好，竟然毋知影加倍骨力、揜勢！」

「是毋是我猶原無夠好？」

這句對家己ê質問，袂輸親手點大桶瓦斯ê火雞（點火銃），咻——藍色ê火舌若青面獠牙，比紅色ê火閣較橫霸，共我當做歹銅舊錫燒甲強欲iùnn去。

雄雄，火光內底，我影著家己——一支燒甲變形ê茶鉗。

茶銚底kháh—tīng刮袂離ê烏煙黷——恥。愈自卑、愈數想欲掩埃，就愈癩手，顛倒抹甲烏趑趄。

Iūnn甲歪膏擲斜--ê，是pang去ê自我認同、hu甲無物ê自信。

伊訕削「無夠好」，我就頭犁犁、nng塗跤縫，由在人tsàm；

伊棄嫌「身世bái」，我就假酥腰、khû佇壁角，毋免人來iát。

伊搯倒「無出脫」，我就變啞口、一箍giàn-giàn，出在人看衰溺。

伊ê目頭懸，是我peh袂到ê劍梯；伊ê恥笑聲，是我耳空鬼仔ê咒讖。

過去，我用伊ê目矚，看家己；聽伊ê話，對咧侮辱家己。如今，伊回頭來相揣，我原本以為家己值得伊珍惜，伊總算會當肯定我ê價值，想袂到原本兩人相認，變成我初次認捌自己——支予內外雙片火燒了五十六冬ê茶銚。

外有火——伊ê藐視恰羞辱；內嘛有火——我ê自責。

是我，彼个經過三十冬，毋願面對內心ê烏影恰空喙，猶原是伸長手共別人pun尊嚴恰價值ê乞食婆。

明明家己這支茶銚燒甲欲hu--去，煞顛倒數想，伊這回來，親像一個厲害ê磨刀師傅，會當「替我」修理好——

替我lù清氣茶銚底彼tīng「無夠好」ê烏煙黷；

替我tshiâu--好勢「身世bái」ê甲歪膏擲斜茶銚身；

替我tàu一支新ê茶銚耳，才袂閣「無出脫」。

我煞攏無發現，這根本是倩鬼提藥單——只要家己猶未活出一个主體，猶未學會曉家己做家己ê師傅，就等於共性命ê權力交予伊，毋但允准伊繼續用烈火燒我，就算我燒甲軀殼焦去、魂魄hu去，嘛無自覺。

Huah燒就無--矣，按怎kuānn會起來？

無耳茶鉗，到底，是欲燒到啥物時陣？

【猶未，插旗ê肉體】

經過九個月ê聯絡，轉去臺灣一見面伊就共我攬牢牢，親像歹銅舊錫ê資源回收場，共我這支燒歹ê茶鉗teh扁，通好磅重，看敢算有一寡料小錢。我突然淡薄仔了解——尊嚴毋是伊會當予我ê體面，只有跤手尾仔冷吱吱順手共伊揀--開。

了後，伊隨發來消息——

「Lín翁娶著你，算伊趁著！」

「今仔日下晡，我差一點仔就共三十冬前猶未做--了--ê，來完成。」

「猶未」這兩字——步頻對猛火倒規桶汽油，噴出來ê火星仔，無干焦燙出膨皮，嘛噴入去嚨喉管——紅絳絳ê塗炭。

毋是訂婚手指頂懸鑲ê光爍爍紅寶石，嘛毋是新娘房安床「百子千孫」ê luí-luí-suí-suí siáh-liû，卻是一粒燒燙燙ê塗炭火球，king佇嚨喉管，欲吞吞袂落、欲吐吐袂出。

初戀八冬，就因為阮爸母是做工--ê，袂當共in兜pí-phīng，伊逐擺攏kik橫霸面，罵我無上進，袂看口得，不准我提結婚ê代誌。伊sak我落無望等待

ê深坑，暴力操控。這馬講「猶未」——假做深情，麥芽膏包毒藥。

猶未「做--了--ê」——是啥人共時鐘ê緊慢針，tshuah落來做十字架，釘牢我ê青春，隨在階級ê暴力凌遲肉體，獻祭佇父權ê神壇。

「像你這款無家世背景、啥物攏無ê查某。」

「你會當有啥物出路？」

「你唯一ê出脫，就是數想嫁予我团。」

「阮老爸警告我千萬袂當佢你發生關係，伊進前處理誠濟恐喝ê案例。」

「我袂當予佢趁機會討錢。」

每一句話，攏是一粒石頭，tiáp我ê頭殼、kiat--落-去胸坎、hám無血色ê喙賴、春含梢去ê自尊。我猶原愛笑笑若咬柑仔ê七月半豬仔，無聲應：「是，我知影。」

五十六歲，我ê身軀是「色慾」ê工具——這馬做董事長ê伊，欲奢颺插旗，宣示對三十冬前猶未淪陷ê肉體ê主權。

十八歲，我ê身軀是「犯罪」ê工具——伊ê律師老爸調查阮三代銀行偷犯罪紀錄，認定阮厝內散赤，會利用肉體恐喝討錢、害in拍歹門風。軟泔後生ê伊竟然佇燒烙ê親密現場，冷靜宣判我ê無期徒刑。

對「犯罪」到「色慾」，我ê身軀干焦是工具，毋是我家己--ê，據在父權拗蠻供體、階級偏見剷削、男性沙文損蕩。

莫怪自伊開始聯絡，我逐時攏無張持吼甲四淋垂，連坐佇火車內底，面對生份人嘛失態流目屎。

身軀，別人--ê；聲音，烏手nih--死--ê；價值，in喝--ê。

失去主體性ê我，無論按怎圓滿關係，猶原是父權ê工具；毋管按怎證明靈性成長，終其尾嘛是男性沙文ê坦迺物。

【恥：耳空聽見心ê聲】

每一滴目屎，攏有誠濟故事欲講，我擲起筆開始寫日誌，華文是上簡單ê工具，毋過寫了兩本，我突然發覺一字一字，親像規排阿兵哥倚衛兵，硬迸迸好看頭，完全是靠硬練、排演出來--ê。

『謝謝你當年願意給我機會。』

『對不起，我不應該辜負你的期望。』

『很遺憾，如果當年我更努力一點，也許結果就不一樣了。』

華文，親像黃金鼠坦迺ê圓箍輪仔，毋管我按怎怦怦喘掉輾斗，永遠予父權ê「溫良恭儉讓」壓制——查某囡仔生本「毋著」、應該檢討「家己」，有責任維持關係ê和諧。

終其尾，我使用ê語言，顛倒煞來控制我ê思考、想法，這八萬外字佻三十外冬前寫予伊ê批信、日誌簿仔攏相仝，一字一字變成掠我空縫ê憲兵隊。

我敢會使講「我足受氣」？袂使——『也許，我不該那麼情緒化。』

我敢通好講「你真過份」？毋通——『感謝你的成全，讓我專注生命功課。』

愈寫，我愈心狂火著，嚙喉管內的塗炭火球強欲爆炸。

拄好彼个時陣，查某孫小百合ui臺灣來德國揣我。五旬節彼工，阮做伙去海德堡ê聖靈教堂。祭壇兩片攏是白樺樹枝佻紅牡丹，紅絳絳ê布幔對天篷頂懸垂--落來，風微微仔吹，親像一支一支活跳跳ê喙舌。

天主教徒ê小百合用台語唸聖經〈使徒行傳2:1-13〉予我聽：「忽然間有聲對天裡來，親像大風咧吹，充滿in所坐的規間厝。In就攏受聖神充滿，照聖神所賞賜的口才，講起別國的話。……按怎咱各人聽見in講咱出世本地的話嗎？……『In是受新酒充滿啦。』」

儀式開始，囡仔佇二樓頂共紅牡丹ê花瓣ia落來，我擰頭看，一瓣軟軟毖，帶一寡仔水氣，煞歇佇嚙喉，共原本khê牢ê彼粒塗炭，聊聊仔im hué。

小百合倚過來我ê耳空邊輕聲講：「姑姑，五旬節ê聖火已經傳予你矣，你就會曉用家己ê母語，傳達上帝ê愛佻希望。」

伊點拄一下，袂輸拍開籠仔，共黃金鼠ê圓箍輪仔摺扁，自由ê我拍開一本全新的簿仔，毋免先動筆，卻是喙舌唸歌詩。

華文，干焦「好看頭」；台語，才是「聽順耳」。

耳空，有上早ê記持。阿母有身ê時陣話仙、破豆，話尾拍交落來ê聲韻，就佇我ê耳空翕豆菜——拉圖仔燒ê水帕，勻勻仔沃，豆菜發穎伸勻，沓沓仔抽懸、淡開，唱出母語記持ê育囡仔歌。

雖然久無接觸母語，漚臭去ê豆菜恰臭殍ê豆仔，猶原同齊發新穎，自在伸勻、歡喜跋反，佇八音ê譜，舊曲寬寬仔起頭，半世紀險險著觸斷跤ê新聲，文文仔uī耳空鬼仔響起，陪伴我peh-出自卑ê暗摸摸磅空。

翕ê豆菜躉縫旋莖，浞去手蹄仔，若阿母牽教我學寫字。漢字一筆一劃，台羅惹箍仔，畫出我原本ê模樣，恰改變運命ê保身符。

我筆寫我心，漢羅記錄；我心迴耳空，母語合唱。無耳ê茶鉗，開始huah燒——唸歌詩講出1990年寒人，戇戇倚佇水源橋頂等伊四點外鐘，規身人失神若遊魂ê委屈。

〈水源橋頂，空花〉

啥人天橋頂懸，tàn花蕊？
空花bōng-sióng無了時
孤戀，無望青春一暝
吼，月眉墘點一粒天星閃爍

水源橋頂ê花蕊，回魂
清芳，賭幾年？
人生紅燈，路十字
運命雙叉，無打緊

一路孤單行到水源地，上愛--ê
心肝底bū甘甜，沃空花
掛礙，銀紙燒甲四界飛
gàn-tsinn，箍一个圓完滿

冤屈ê恥，超度

結緣，眾生

我一遍閣一遍唸歌詩，母語聲韻tuì喙殼流出來，翫一輓，驢入去耳空，
沓沓仔揣著水道直直通入去心肝窟仔。

茶鉗，tàu耳，沖沖滾ê心聲才kuānn會起來。

頭一擺，「耳」空聽著「心」ê聲說。

恥，講出來就有家己ê名——查某人ê身軀無罪、肉體毋是別人--ê。

應該感覺見笑代--ê，是沙文主義抽出慾望ê皮條，共女性ê尊嚴sut甲烏
青凝血；是父權giáh階級ê籐條，共tiáp甲遛皮。

【有耳ê茶鉗，做伙huah燒】

有耳ê茶鉗kuānn起來，款勢撫猶未好——欲倒予啥人？

用母語揣詞、講出聲ê恥，久長ê創傷才得著調養。毋過意外看著伊佇
頒獎典禮講出這句：「我欲感謝爸母當初無放sak我」，我才覺悟「父權底
下，逐个人攏是受害者」。

父權強勢、大目孔ê教育，伊共重考兩擺醫學院ê失敗，加上申請無美國
研究所ê著觸，投射成我ê「無夠好」。我恰伊之間，毋是單純ê被害者恰加
害者，阮ê戀情毋但是我一个人ê創傷，閣較是臺灣社會深層ê階級歧視恰父
權暴力。

所以我主動聯絡主持《心事有人知》ê鄧惠文醫師，希望共茶鉗內底ê故事，公開倒--出-來。毋是為著控訴啥人，卻是阿德勒講ê「社會情懷」——拍開父權ê跼枷手铐，解除社會結構性ê壓迫，予新世代ê囡仔免閣做無耳ê茶鉗，停止自我折磨。

萬外ê聽眾朋友就是「見證者團隊」，拍破我慣勢ê自我審查、共我面對見笑ê勇氣催落去。逐擺我閣講一遍，我就減一分受害者ê委屈，顛倒加一分創作者ê主體性。這個故事，tui「創傷」變做「創作」，tui個人ê羞恥變做社會ê資產矣。

誠濟聽眾回應，講in因為我ê分享得著深層ê療癒，in嘛欲「做家己ê阿母，好好仔疼惜內在ê囡仔」。

茶鉗tau耳，倒出來ê茶，猶原燒燙燙。

Huah燒，毋干焦是疼甲咧哀；嘛是咧共恥號名；閣較是咧提醒彼个欲接茶ê人——「細膩！燒喔！」

咱做伙huah燒——講出故事，用有耳ê茶鉗倒茶——用心來聽。

Hōo ta--lah!